



3096天

3096
Tage

Natascha
Kampusch

[奥地利]娜塔莎·坎普希 著

朱雁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3096天

3096
Tage

Natascha
Kampusch

[奥地利]娜塔莎·坎普希 著

朱雁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096 天/(奥)坎普希著;朱雁飞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652-8

I. ①3… II. ①坎… ②朱… III. ①纪实文学-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8610 号

3096 DAYS (3096 TAGE) by NATASCHA KAMPUSCH

Copyright: © 2010 BY NATASCHA KAMPUS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iamond Age GmbH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030

责任编辑:俞雷庆

特约策划:张晓清

封面设计:汪佳诗

3096 天

〔奥地利〕娜塔莎·坎普希 著

朱雁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版发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3,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52-8/I·4499 定价:35.00 元

目 录

支离的世界

维也纳城郊的童年 / 1

怎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过往生活的终结 / 30

脱困——徒劳的希望

地牢生活的第一周 / 49

被活埋的傀儡

梦魇变成现实 / 82

坠入虚无

身份的剥夺 / 111

受虐与饥饿

每日为生存而挣扎 / 134

幻影与完美世界之间
绑匪的双重面孔 / 156

谷底
当心灵的伤痛要由身体的疼痛来缓解 / 179

畏惧生存
精神的牢笼依在 / 197

只剩死亡
逃向自由 / 231

后 记 / 263

支离的世界

维也纳城郊的童年

妈妈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天都黑了，谁知道你在外面会发生什么事？”她摇了摇头。

1998年，我和爸爸在匈牙利度过了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在那儿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村庄买了一栋度假屋。买下的原是间十足的破屋，四周的墙壁透着湿气，灰浆纷纷脱落，这几年经过爸爸的修葺，再配上漂亮的旧家具，它已经渐渐改头换面，甚至可以称得上舒适了。可是尽管如此，我对于去那里度假仍是兴味索然。爸爸在匈牙利有不少朋友，常常一起出去聚会喝酒，由于兑换汇率很合算，他们经常会喝过头。他们常去的酒吧和饭店，除了我没有其他的孩子，我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旁，无聊至极。

这回，二月的这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不情愿地跟了去。时间就像蜗牛爬，我恨自己还太小，无法独立，无法掌控支配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周日被带到邻近的温泉浴场，我也依然兴奋不起来。就在我快快不乐地四处闲逛时，一位认识的阿姨过来招呼我：“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喝杯汽水？”我点点头，跟着她进了咖啡馆。她是名演员，住在维也纳。我非常欣赏她，因为她周身都散发着一一种泰

然自若的高贵气质，而且她从事的职业正是我的梦想。过了一会儿，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吗？我也很想当演员。你觉得我可以吗？”

她微笑着对我说：“当然可以了，娜塔莎！只要你真的想，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我欣喜若狂。本以为她会像其他人一样敷衍甚至取笑我，谁知她不但如此认真地回答我，并且还伸出手臂搂着我的肩膀对我承诺道：“等你准备好了，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在回去的路上，我开心得又蹦又跳，嘴里还哼着歌：“只要我想，只要对自己有信心，任何事都可以办到。”那时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轻松快乐的感觉了。

只可惜我的快乐没能维持多久。下午的时光已经接近尾声，但爸爸似乎还没有一丝要离开泳池的意思。当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度假屋时，他非但不急着上路，反而还想躺下来再休息一会儿。我紧张地瞅了瞅时钟，我们答应过妈妈七点钟之前到家，因为第二天我还要上学。我深知，如果不能准时赶到维也纳，他们定会大吵一架。爸爸躺在沙发上，鼾声大作，时钟却毫不留情地一秒一秒向前跑。等他终于醒过来，带着我上路时，天已经黑了。我撅着嘴，闷闷地坐在后座上，一言不发。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法准时赶到了，妈妈一定会暴怒，下午的所有美好都会瞬间消失殆尽。而我一定会跟往常一样，被推到风口浪尖。大人们总是会把一切都搞砸。在途中的一个加油站，爸爸给我买了巧克力，我把整板巧克力一下子全吞了

进去。

到公寓门口已经八点半了，整整晚了一个半小时。“你就在这儿下车吧，赶紧跑回家。”爸爸对我说，并吻了我一下。“爱你。”我喃喃道，每次道别时我都这样说。随后，我穿过昏暗的中庭、一路跑上楼、打开家门。进了屋子，在玄关的电话旁，看到了妈妈留下的字条：“看电影，晚点回来。”我放下包，迟疑了一会儿，匆匆写下几个字，说我到楼下的邻居家等她。不一会儿，她来接我，一进门就开始爆发：“你爸呢？”她向我咆哮。

“他没跟上来，在门口放我下车了。”我小声回答。到家晚了并不是我的问题，他没陪我到家门口，我也没有办法，但我还是觉得很内疚。

“天哪！你们晚了几个小时，害我坐在这儿担惊受怕。他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穿越中庭呢？还是在这么黑的晚上！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听着：不准再见你爸爸！我实在是受够了！再也忍不下去了！”

1988年2月17日我出生时，妈妈已经三十八岁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也都已经成年。生大姐时，妈妈刚满十八岁，次年又生下二姐，那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末。可是在二姐出生后不久，妈妈就和她们的生父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幼女，挣钱养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养大两个孩子，她必须去争，凡事都从实际的角度出

发，咬紧牙关苦撑。生活没有给她留多愁善感、忧郁胆怯的空间，也不容许她有丝毫娱乐和片刻的清闲。到了 38 岁，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可以稍微松一口气，卸下养育的责任，不用再事事为她们担心，然而我却在此时报到了。对于再一次怀孕，妈妈根本始料未及。

我降生的这个家庭，原本正欲解散，没想到我的出生又将一切硬拼在了一起：那些婴儿用品又被重新翻出来，整个家的生活作息都得配合着婴儿来调整。虽然大家都开心地迎接我的到来，把我当成公主般宠爱，但是童年的我总是时不时觉得自己就像车子上的第五个轮胎一般多余。在这个所有角色都已经分派好的世界里，我必须费力地去找寻自己的位置。

在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结婚三年。他们是由我妈妈的一个顾客介绍认识的。我的妈妈是个专业的裁缝，靠着给邻里的女人及孩子们做衣服、改衣服赚钱，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她有一个顾客来自维也纳郊区的叙森布隆（Süßenbrunn），跟她的丈夫和儿子一起开了一家面包房和一家小食品店。她的儿子小路德维希·柯赫（Ludwig Koch Junior）有时陪她一起来店里试衣服，每次都刻意待得久一点儿，为了跟我妈妈聊天。妈妈很快爱上了这个英俊潇洒、会逗她开心的年轻面包师。不久之后，他便越来越经常在妈妈和两个女儿所住的维也纳北郊乡镇公宅中留宿了。这座城市的这块区域——和马希菲尔德平原（Marchfeld）接壤的地方，松散无序，没有中心，也没有固定的容貌，在这杂乱无章的地方，意外成了唯一

的主导因素。商业区和工厂车间散落在早已荒废的农田中，附近住宅区的野狗们成群结队地在田野间闲窜。错杂于其间的一些主要的小村庄在挣扎中生存，奋力地维护着原有的特色，无奈这些特色也像毕德迈耶尔时期的老房子的墙面油漆一样，不断地剥落。这些过往的遗迹，逐渐被数不清的乡镇公宅——所谓的社会福利房、乌托邦所取代，它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到这片绿地上占领地盘，却又很快在这里自生自灭。我就是在其中最大的一栋住宅楼里长大的。

这些位于雷恩邦大街（Rennbahnweg）的乡镇公宅大楼，是根据一九七〇年代城市规划师们在制图板上绘出的设计蓝图建造出来的，他们怀揣着一种食古不化的幻想，要替新居民创造新的居住环境：现代化的卫星城市，笔直的道路，大型的购物中心和直通首都维也纳的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让未来住在这里的家庭都可以幸福快乐地工作、生活。

初初看去，该尝试似乎大获成功，整个房屋建筑群共有两千四百套公寓，愈七千人可居住于此。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十分宽阔，大树成荫，并且有供孩子们游乐的水泥地和大片的绿草地。不难想象，当初这些城市规划师们如何将玩耍的孩子们和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们设想在模型中，心中坚信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区居民共享的美好生活环境。比起市区那些散发出霉味的廉价公寓，这里十五层高的住宅楼不仅通风好、格局优，而且还带有阳台和现代化的卫浴设备。

只可惜这片住宅区从一开始就成了那些想挤进维也纳城区却未能成功进驻的外来居民的收容所，包括来自奥地利其他州，如下奥地利、布尔根兰、施泰尔马克等地的蓝领阶层。渐渐地，外国的移民也开始入住，每天跟其他居民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口角不断，厨房的油烟味、孩子们的打闹、甚至对噪音的不同承受度，都可以变成争吵的焦点，住宅区的氛围越来越紧张，带有民族歧视和排外意识的涂鸦标语也越来越多。进驻大型购物中心的都是些低廉的商店，商店门口的大广场上，白天就有不少不良青年和整日借酒消愁的无业游民在闲荡。

如今，雷恩邦大街的住宅大楼都已重新修整，外墙涂上了鲜亮的新漆，附近的地铁站也终于完工。但是在我小的时候，这一区却是公认的社会问题的焦点地带，不但夜晚穿越这一带很危险，甚至白天也有成群的不良少年在附近的中庭间穿梭游荡，还会对路过的妇女们飙脏话，实在让人深感不安，所以妈妈每次穿越中庭时总是紧紧抓着我的手并加快脚步。虽然她是个刚强敏捷的女人，却也痛恨那群乌合之众对她恶言相向。她总是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跟我解释为什么她不喜欢看到我在中庭玩耍，为什么她觉得那些邻居没有水准。当然，年幼的我无法一下子完全理解她的话，但是大部分时候我都会听从她的指示。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如何一次又一次下定决心要到楼下的中庭去玩的情景，事先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准备，思考要跟其他小朋友们说什么，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选出几件用来玩沙箱游戏的

玩具，又把它们扔回去；仔细考虑该带上哪个娃娃去交朋友。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中庭时，总是待不了几分钟就又转身回家了，因为我始终无法克服那种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感觉。父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我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自己所住的小区对我而言也一直是陌生的世界。我更乐意逃到我的小房间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做白日梦。在这个墙面刷成粉红色、铺着浅色地毯、挂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就连白天也从来不拉开的花纹窗帘的房间里，我才真正感到很安全。在这里，我常常花数小时来构建我伟大的梦想、思考我的人生道路将会通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在这片住宅区、在这个鬼地方扎根。

* * *

在我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是全家生活的重心。两个姐姐以学习当妈妈的心态共同照顾我这个新生儿，一个喂我吃奶、给我换尿片，另一个用婴儿背带裹着我，带我到市中心逛购物街，有些路人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来欣赏我无邪的笑，称赞我的衣服很漂亮。当姐姐们把这些事讲给妈妈听时，她总是很高兴。她一直很用心地替我打扮，从小就给我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且这些衣服都是她利用晚上的时间为我亲手缝制的。她会找些特殊的布料，从时尚杂志上翻找最新的式样，或者到精品店给我买些小配件。我身上穿戴的一切都配搭完美，包括袜子。在这个女人头上顶着发卷、男人随便套条运动裤就来逛超市的住宅区里，我简直成了个迷你时尚模特儿。

妈妈这种过度重视装扮我的做法不仅是一种与周围环境划清界限的方式，也是她对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妈妈生性刚强，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她不是那种整天把孩子搂在怀里的女人，眼泪和亲密肉麻的话总会让她感觉不自在。由于很年轻就做了母亲，她不得不很快成熟起来，多年下来，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茧，将她整个人包裹起来。她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软弱，也不能忍受他人的软弱。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着她仅凭意志力战胜风寒，也常惊讶地望着她从洗碗机里取出热得冒烟的盘子，手都不缩一下。“印第安人不知道疼痛”是她的座右铭，坚强没有任何坏处，而且只有坚强才能帮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在这一点上，爸爸与妈妈完全相反。在我想让他抱的时候，他会张开双臂，跟我玩也玩得开怀尽兴——当然，我是指在他清醒的时候，在他还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睡着的。爸爸酷爱夜间外出，跟他的朋友们饮酒作乐，这样一来，白天的时候他当然无法好好工作。他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面包店，却从未提起劲儿去经营打理，对他而言，最大的痛苦就是早起。他在酒吧间流连到午夜，凌晨两点闹钟响起的时候，他还在半梦半醒之间。等到面包都送出去了之后，他又会躺到沙发上睡上几小时的回笼觉，此间鼾声震天。他那巨大的球状的肚子时上时下，让小小的我看得出神。我还跟这个熟睡中的大个子男人玩，用泰迪熊磨蹭他的脸颊，用丝带和蝴蝶结替他打扮，再给他戴上我的小帽子，涂上指甲油。等到下午他睡醒了，会把我抛到空中，从袖子里变出些让

我惊喜的小玩意儿来，之后他又照旧去城里的酒吧和咖啡馆玩乐。

* * *

在那段时间，奶奶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依靠，和她待在一起，在她和爸爸共同经营的面包店里，我总是觉得很自在、很受宠爱。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只需要几分钟的车程，但却是另一个世界。叙森布隆是维也纳北郊最古老的村庄之一，虽然城市的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它的乡村特色至今未受破坏。寂静的小巷环绕着一座座带院子的独栋小屋，院子里还种着各种蔬菜。奶奶的房子是家杂货店和面包店，保持得还跟奥匈帝国时期一模一样。

我的奶奶来自瓦豪区（Wachau），是多瑙河谷上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区，向阳的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奶奶的父母就在这里种植葡萄，按照当时的习俗，奶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得到葡萄园帮忙，她十分怀念在瓦豪区度过的童年时光。而这个地方在一九五〇年代汉斯·莫泽尔（Hans Moser）所拍摄的一系列影片中，被描绘成一幅幅美妙的田园画卷，于是瓦豪区成了国内知名的景点，虽然奶奶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区生活的期间，大部分时候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后来，在来往于多瑙河两岸之间的摆渡船上，她认识了一位来自施毕兹（Spitz）的面包师，便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嫁给了他，逃离了原来的生活。老路德维希·柯赫（Ludwig Koch Senior）比她大了整整二十四岁，很难相信爱情是她决定委身于他的唯一理由，但是奶奶这一辈子谈起她的丈夫时，言

语间总是充满深情。我无法认识她口中的那个男人，因为在我出生后不久他便过世了。

住在城里的这些年，奶奶还是一直保持着她的农村风格，甚至有点怪癖：羊毛裙外面罩着花围裙，头发弄得卷卷的，周身混杂着厨房和药酒的味道，每当我把脸埋进她的裙子时，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股味道的包裹，我甚至爱上了这种包围着她的淡淡的酒味。作为葡萄酒农的女儿，她每餐饭都把葡萄酒当水一般喝上一大杯，喝完连一点点微醉之态都没有。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习惯：在老旧的烧柴的炉子上做饭，用老式的金属丝刷子把一个个锅刷得晶晶亮。她尤其费心照顾花花草草，屋后院子里的水泥板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锅子、木桶和一个老式的揉面盆，用来当作花盆，到了春夏两季，这里就成了一个小花岛，紫色、黄色、白色、粉色……各式各样的鲜花争相斗艳。旁边的果园里种的是杏树、樱桃树、李树和大量的醋栗。拿我们雷恩邦大街的乡镇公宅和奶奶的房子比，简直是天差地别。

小的时候，奶奶的家对我而言才是“家”，我经常在她那儿过夜，她会给我巧克力吃，还会搂着我躺在沙发上。下午的时候我会经常去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玩，她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游泳池。我也会和其他孩子一起骑着脚踏车在村子里到处闲逛，好奇地四处侦查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后来，我的父母在这附近开了一家小店，于是我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不远处的奶奶家给她一个惊喜。我还记得，她经常坐在那儿吹头发，听不见门铃声和我的敲门声，这时我

就爬过围墙，蹑手蹑脚地溜进屋子，吓她一跳，以此为乐，而她会顶着发卷，笑着追我在厨房里跑，边跑边喊着：“等我把你抓到，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就“罚”我在花园里帮忙。我十分喜欢跟她一起将红得发紫的樱桃或是熟透了的成串的醋栗从树上摘下来。

奶奶不仅给了我一段无忧无虑、被爱被呵护的童年，也教我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容许情感进入的世界为自己创造一点容纳情感的空间。我去看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陪她去村外不远处的小公墓，公墓四周都是空旷的田野，沿着一条新铺的石子路走到底，靠近公墓的墙边就是爷爷的墓，黑色的墓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夏天，炙热的阳光烤着一个个坟墓，除了偶尔从旁边的公路上传来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就只听得见蟋蟀的叫声和鸟群飞过田野的展翅声。奶奶把新鲜的花放在爷爷的墓前，小声地啜泣。我小的时候，总是试着安慰她：“别哭了，奶奶，爷爷也想看到你笑呀！”后来我上了小学，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家的女人，都不愿意在人前露出脆弱的一面，她们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尽情发泄自己的情感，一个只属于她们自己的庇护所。

等我再大一些的时候，跟奶奶一起去完墓地，再到她的朋友家去拜访，这样的下午时光开始让我感到无聊。小时候曾经一度热爱的生活——让奶奶们喂我吃蛋糕，回答她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法吸引我了，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坐在摆着深色家具、桌上盖着花边小桌布、什么都不能碰的旧式客厅里，听一群老奶奶们夸耀自己的孙儿。对于我的这种改变，奶奶当时很生气，有

一天甚至对我说：“我要去再找一个孙女来。”当她果真开始对一个常来店里的小女孩示好、送她冰淇淋和糖果时，我真的觉得很受伤。

虽然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解除了，但是从那之后，我就不那么经常去叙森布隆了。妈妈和奶奶的婆媳关系向来比较紧张，所以对于我不再经常到奶奶家过夜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尽管我和奶奶的关系像大部分祖孙一样，我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是奶奶一直都是我的避风港，是她给了我家里无法给的安全感。

* * *

在我未出生的前三年，爸妈在马可波罗区（Marco-Polo-Siedlung）开了一家食品店兼咖啡馆，离我们雷恩邦大街的家约十五分钟车程。1988年，他们又接手了一家位于叙森布隆的普罗斯特巷（Pröstelgasse）的杂货店，离位于同区主街上的奶奶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是间位于街角、只有一层的粉红色旧屋，有一扇老旧的门和一九六〇年代流传下来的柜台，在这里，他们卖烘烤食品、零食、报纸和供货车司机阅读的专业杂志。杂货店坐落在通向维也纳的主干道旁，是司机们停车休息的最后一站。杂货店的货架上堆满了日常用品：小包的洗衣粉、面条、速食汤等，最多的是糖果。虽然这些东西超市里早就有售了，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到这儿来买。屋后的小院里立着一间旧的冷冻仓库，也漆成粉红色。

除了奶奶家，这两间小店就成了后来我童年生活的中心。从幼